

說

郭

續

說邪續目錄

弓第四十五

艾子後語

陸灼

雪濤小說

江盈科

應諧錄

劉元卿

笑禪錄

潘游龍

談言

江盈科

權子

耿定向

雜纂三續

黃允文

艾子後語序

世皆知艾子爲坡翁戲筆而不知其有爲作也觀其問蟹問米乘驢之說則以譏父子獬廌雨龍移鍾之說則以譏時相卽其意指其殆爲王氏作乎坡翁平日好以言語文章規切時政若此亦其一也余幼有謔僻有所得必志之歲丙子遊金陵客居無聊因取其尤雅者纂而成編以附於坡翁之後直用爲戲耳若謂其意有所寓者則吾豈敢是歲九月望長洲陸

灼識

艾子後語

八

艾子後語

吳陸灼

王法

齊大夫邾石父謀叛宣王誅之欲滅其族邾之族大以蕃聚而謀曰他人之言王必不內惟艾先生辯而有寵盍往祈焉舉族拜於艾子之庭涕泗以請艾子笑曰是不難諸公但具一繩來立可免禍邾氏以戲言亦不敢詰退而索絢以餽艾子懷其三尺以王曰邾石父包藏禍心王肆諸市當矣然爲之者石

父一人耳其宗族何辜而王欲盡殲之無乃非仁君之用心乎宣王曰此非寡人意也先王之律有明訓也政典曰與叛同宗者殺無赦是以寡人不敢曲宥以傷先王之法艾子頓首曰臣亦知王之不得已也竊有一說往年公子巫以邯鄲降秦非大王之母弟乎以是而言大王亦叛臣之族理合隨坐臣有短繩三尺敢獻於下執事請大王即日引決勿惜一身而傷先王之法王笑而起曰先生且休寡人赦之矣

艾子夜夢遊上清朝天帝見一人戎服帶劔而失其
首頭血淋漓手持奏章而進其辭曰訴寃臣秦國樊
於期得罪亡奔在燕有不了事衛荆軻借去頭顱一
箇至今本利未還燕太子丹爲証見伏乞追給大帝
覽之發額而言曰渠自家手脚也沒討處何暇還你
頭顱於期乃退艾子亦覺

食客

艾子在齊居孟嘗君門下者三年孟嘗君禮爲上客
既而自齊反乎魯與季孫氏遇季孫曰先生久於齊

蘇之賢者爲誰艾子曰無如孟嘗君季孫曰何德而
謂賢艾子曰食客三千衣廩無倦色不賢而能之乎
季孫曰嘻先生欺余哉三千客余家亦有之豈獨用
艾子不覺歛容而起謝曰公亦曾之賢者也翌日
啟造門下求觀三千客季孫曰諾明旦艾子衣冠齋
潔而往入其門寂然也升其堂則無人焉艾子疑之
意其必在別館也良久季孫出見詰之曰客安在季
孫愴然曰先生來何暮三千客各自歸家喫飯去矣
艾子胡慮而退

講道

艾子講道於龐博之間齊魯之士伏之者數十百人
一日講文王羨里之囚偶赴宣王召不及竟其說一
士怏怏返舍其妻問之曰子曰聞夫子之教歸必欣
然今何不樂之甚士曰朝來聞夫子說周文王聖人
也今被其主殷紂囚於羨里吾儕其無事是以深生
愁惱妻欲寬其憂姑慰之曰今雖見囚久當放赦豈
必禁錮終身士嘆息曰不愁不放只愁今夜在牢內
難過活耳

認眞

艾子遊於郊外弟子遙執二子從焉渴甚便執子乞
漿於田舍有老父映門觀書執子揖而請老父指卷
中眞字問曰識此字魏汝真執子曰眞字也父怒不
與執子返以告艾子曰執也未達通也當往通子見
父父如前示之通子曰此直入兩字也父喜出家釀
之美者與之艾子飲而甘之曰通也智哉使復如執
之認眞一勺水吾將不得吞矣

孫兒

艾子有孫年十許慵劣不學每加榎楚而不悛其
僅有是兒恒恐兒之不勝杖而死也責必涕泣以請
艾子怒曰吾爲若教子不善邪杖之愈峻其子無如
之何一旦雪作孫搏雪而嬉艾子見之襪其衣使跪
雪中寒戰之色可掬其子不復敢言亦脫其衣跪其
旁艾子驚問曰汝兒有罪應受此罰汝何與焉其子
泣曰汝凍吾兒吾亦凍汝兒艾子笑而釋之

大言

趙有方士好大言艾子戲問之曰先生壽幾何方士

啞然曰余亦忘之矣憶童稚時與群兒往看宓羲畫八卦見其蛇身人首歸得驚病賴宓羲以草頭藥治余得不死女媧之世天傾西北地陷東南余時居中央平隱之處兩不能害神農播厥穀余已辟穀久矣一粒不曾入口蚩尤犯余以五兵因舉一指擊傷其額流血被面而遁蒼氏子不識字欲來求教爲其愚甚不屑也慶都十四月而生堯延余作湯餅會舜爲父母所辜號泣于旻天余手爲拭淚教勉再三遂以孝聞禹治水經余門勞而觴之力辭不飲而去

贈予龍醴一爵余愧食之予今日尚腥臭成湯

面之網以羅禽獸嘗面笑其不能忘情於野味履癸
強余牛飲不從真余炮烙之刑七晝夜而言笑目若
乃得釋去姜家小兒釣得鮮魚時時相餉余以餉山
中黃鶴穆天子瑤池之宴讓余首席徐偃稱兵天子
乘八駿而返阿母留余終席爲飲桑落之酒過多醉
倒不起幸有董雙成華綠華兩箇丫頭相扶歸舍一
同沉醉至今猶未全醒不知今日世上是何甲子也
艾子唯唯而退俄而趙王墜馬傷脇醫云須千年血

竭傳之乃差下令求血竭不可得艾子言于王曰此
有方士不啻數千歲殺取其血其効當愈速矣王大
喜密使人執方士縛殺之方士拜且泣曰昨日吾父
母皆年五十歲隣老姥携酒爲壽臣飲至醉不覺言
詞過度實不會活千歲艾先生最善說謊王其勿聽
趙工乃叱而赦之

衆言

燕里季之妻美而滯黜其鄰少年季聞而思襲之一
旦伏而覘焉見少年入室而門扃矣因起叩門妻驚

曰吾夫也奈何少年顧問有牖乎妻曰此無牖有竇
乎妻曰此無竇然則安出妻目壁間布囊曰是足矣
少年乃入囊縣之牀側曰問及則給以米也啓門內
季季遍室中求之不得徐至牀側其囊累然而見舉
之甚重詰其妻曰是何物妻懼甚囁嚅久之不能答
而季厲聲呵問不已少年恐事露不覺於囊中應曰
吾乃米也季因撲殺之及其妻艾子聞而笑曰昔石
言于晉今米言于燕乎

病忘

齊有病忘者行則忘止臥則忘起其妻患之謂曰聞
艾子滑稽多知能愈膏肓之疾盍往師之其人曰善
於是乘馬挾弓矢而行未一舍內逼下馬而便焉矢
植于土馬繫于樹便訖左顧而覩其矢曰危乎流矢
奚自幾乎中予右顧而覩其馬喜曰雖受虛驚乃得
一馬引轡將旋忽自踐其所遺糞頓足曰踏却夫糞
汚吾履矣情哉鞭馬反向歸路而行頃更抵家徘徊
門外曰此何人居豈艾夫子所寓邪其妻適見之知
其又忘也罵之其人悵然曰娘子素非相識何故出

傷人

神相

齊王好諛相士之以情進者得隨子凶有自爲神相者介艾子以見王曰臣見谷子之高足窮而磨舉之受業師也即臣之術可知矣王亦問之乎王笑曰寡人乃今日而聞君矣試視寡人何如答曰王勿亟也臣相人必熟視竟日而後言言無不中於是拱立殿上以視俄有使者持檄入白王色變相者請其故王曰秦圍卽墨三日衆當發發兵相者仰而言曰臣見

大王天庭黑氣必主刀兵王不慮頃更有入莽械入見王色怒相者問其由王曰此庫吏盛金帛三萬是以凶之相者又仰而言曰臣見大王龍角青色必主失財王不悅曰此已驗之禍請勿言但言寡人終身休咎何如爾相者曰臣子細看大王面部方正不是箇布衣之士艾子趨而前曰妙哉先生之相也齊王大笑相者慚而退

老記

虞任者艾子之故人也其女生二周艾子爲其子求

聘任曰賢嗣年幾何荅曰四歲任艷然曰公欲配
女子老翁邪艾子不諭其旨曰何哉任曰賢嗣四歲
吾女二歲是長一半年紀也若吾女二十而嫁賢嗣
年四十又不幸二十五而嫁則賢嗣五十矣非嫁
老翁邪艾子知其愚而止

預哭

齊宣王謂淳于髡曰天地幾萬歲而翻覆髡對曰聞
之先師天地以萬歲爲元十二萬歲爲會至會而翻
覆矣艾子聞其言大哭宣王訝曰夫子何哭艾子收

淚而對曰臣爲十一萬九千九百九十九年上百姓
而哭王曰何也艾子曰愁他那年上何處去躲這場
災難

牡羊

艾子畜羊兩頭於園羊牡者好鬪每遇主人則逐而
觸之門人輩往來甚以爲患請於艾子曰夫子之羊
牡而猛請得闕之則降其性而馴矣艾子笑曰爾不
知今日無陽道的更猛裏

筮犬

艾子晨飯畢逍遙於門見其鄰擔其兩畜徇而西者
艾子呼而問之曰吾子以犬安之鄰人曰鬻諸屠艾
子曰是次犬也烏乎屠鄰人指犬而罵曰此畜生昨
夜盜賊橫行畏顧飽食噉不則一聲今日門闕矣不
能擇人而吠而羣肆噬齧傷及佳客是以欲殺之艾
子曰善

醜女

艾子通五行多與星士游有南里先生者其刎頸交
也娶妻而求全每聞一女必相其容德推其命造務

底於善而後可故久而不就一旦爲媒氏所誤娶得
醜女曰頭涿目皮膚如漆雖登徒之婦不至是也南
里先生不悅艾子往賀之曰賢閣容色之妙某聞之
審矣第未知庚甲願以見諭當爲吾子推之南里先
生閉目搖手而荅曰辛酉戊辰乙巳癸丑艾子拊掌
而退

雪濤小說

楚 江盈科

鼠技虎名

楚人謂虎爲老虫姑蘇人謂鼠爲老虫余官長洲以
事至婁東宿郵館滅燭就寢忽碗碟砉然有聲余問
故鬧童答曰老虫余楚人也不勝驚錯曰城中安得
有此獸童曰非他獸鼠也余曰鼠何名老虫童謂吳
俗相傳爾耳嗟嗟鼠冒老虫之名至使余驚錯欲走
良足發笑然今天下冒虛名駭俗耳者不少矣堂皇

之上端冕垂紳印纍纍而發若若者果能遏邪萌折
權貴摧豪強歟牙帳之內高冠大劔左秉鉞右仗纛
者果能禦羣盜北遏南遏諸如古孫吳起剪之
壽歟驟而聆其名赫然喧然無異於老虫也徐而叩
所挾止鼠技耳夫至於挾鼠挾目虎名立民上者皆
鼠輩天下事不可不大憂耶

任事

天下有百世之計有一世之計有不終歲之計計有
久近而治亂之分數因之國家自洪武至於今二百

四十年承平日久然所以保持承平之計則日益促
自宗藩官制兵戎財賦以及屯田鹽法率皆敵壞之
極收拾無策整頓無緒當其事者如坐敵船之中時
時虞溺莫可如何計日數月冀幸遷轉以遺後來後
來者久遺後來人復一人歲復一歲而愈敝愈極雖
有豪傑安所措手蓋閭里中有病脚瘡者痛不可忍
謂家人曰爾爲我鑿壁爲穴穴成伸脚穴中入隣家
尺許家人曰此何意答曰憑他去隣家痛無與我事
又有醫者自稱善外科一裨將陣回中流矢深入膜

內延使治乃持并剗剪剪去矢管跪而請謝裨將曰
簇在膜內者須亟治醫曰此內科事不意并責我噫
脚人隣家然猶我之脚也簇在膜內然亦隣者之事
也乃隔一壁輒思委脚隔一膜輒欲分科然則痛安
能已責安能諉乎今日當事諸公見事之不可爲而
但因循苟安以遺來者亦若委痛於隣家推責於內
种之意嗚呼忠臣事君豈必如此古人蓋有身死而
屍諫臨終而薦賢者豈其及吾之身一策莫展而但
欲遺諸後人也哉雖然爲之之道蓋亦甚難我明任

事如忠肅忠宣二公皆不免以身爲殉信乎任事之難哉

催科

爲令之難難於催科催科與撫字往往相妨不能相濟陽城以拙蒙賞蓋猶古昔爲然今非其時矣國家之需賦也如枵腹待食窮民之輸將也如挖腦出髓爲有司者前迫於督促後懼於黜罰心計日與其得罪於能陟我能黜我之君王不如忍怨於無若我何之百姓是故號令不完追呼繼之矣追呼不完筆楚

繼之矣。筭楚不完而囹圄而桎梏民於是有稱貸耳
稱貸不得有賣新絲糶新穀耳。絲盡穀竭有鬻產耳
又其甚有鬻妻鬻子女耳。如是而後賦可完賦完而
民之死者十七八矣。嗚呼竭澤而漁明年無魚可不
痛哉。或有尤之者則應曰吾但使國家無逋賦吾職
盡矣不能復念爾民也。余求其比擬類駝醫然昔有
醫人自媒能治背駝曰如弓者如鰕者如曲環者延
吾治可朝治而夕如矢一人信焉而使治駝乃索板
二片以一置地下一臥駝者其上又以一壓焉而即

駝者隨直亦復隨死其子欲鳴諸官醫人曰我業
治駝但管人直卽管人死嗚呼世之爲令但管錢糧
完不管百姓死何以異於此醫也哉雖然非仗明君
躬節損之政下寬恤之詔卽欲有司不爲駝醫可得
耶

目私

嗚呼味之至甘者莫過於利人之至苦者莫甚於貧
以至甘之味授至厭苦之人往往如石投水有受無
拒故四知却餽楊震標譽於關西一錢選受劉寵著

稱於東漢。彈鋏隱君視同瓦礫。披裘老子耻食道遺。又冊所善晨星落落而垂。涎染指曲取貪圖者。則天下滔滔也。嘗聞一青矜生性狡。能以謫計誑人。其學博持教甚嚴。諸生稍或犯規。必遣人執之。朴無赦。一日此生適有犯學。博追執甚急。坐舜倫堂。盛怒待之。已而生至。長跪地下。不言他事。但曰。弟子偶得千金。方在處置。故來見遲耳。博士聞生得金多。慨齊怒。問之曰。爾金從何處來。曰。得諸地中。又問爾欲作何處。置。生答曰。弟子故貧。無資業。今與妻計。以五自金市。

出二百金市宅百金置器具買童妾止剩百金以其
半市書將發憤從事焉而以其
先生平日
教育完矣博士曰有是哉不佞何以嘗之遂呼使者
治具其豐潔延生坐觴之談笑款洽皆異平日飲半
酣博士問生曰爾適匆匆來亦曾收金篋中扇鑰耶
生起應曰弟子布置此金甫定爲別妻轉身觸弟子
醒已失金所在安用篋博士遽然曰爾所言金夢耶
生答曰固夢耳博士不懌言業與款洽不能復怒徐
曰爾自雅情夢中得金猶不忘先生況實得耶更一

再觴出之噉此狡生者持夢中之金回博士於盛怒之際既赦其朴又從而厚款之然則金之名且能滌人彼實餽者人安得不爲所溺可懼也已嘗觀韓非以出婦喻黜官曰爲婦而出常也所貴善營私耳居官而黜亦常也所貴善殖貨耳嗚呼韓子之言世情也楚有一人爲令以墨罷官歸而美衣媮食歌童舞姬受享擬王者醉中語人曰我若無主意聽孔夫子說話今且無飯喫安得有此噫此造業之人造業之言然彼直任誕敢爲此語世之口不若人心若人者

可勝數哉龐氏遺安楊公清白能不目爲迂闊者又
幾何人哉

亥心

見卯求夜莊周以爲早計及觀恒人之情更有早計
於莊周者一市人貧甚朝不謀夕偶一日拾得一雞
卵喜而告其妻曰我有家當矣妻問安在持卵示之
曰此是然須十年家當乃就因與妻計曰我持此卵
借隣人伏雞乳之待彼雛成就中取一雞者歸而生
卵一月可得十五雞兩年之內雞又生雞可得雞三

百堪易十金我以十金易五犛犛復生犛三年可得
二十五牛犛所生者又復生犛三年可得百五十牛
堪易三百金矣吾持此金舉賣三年間半千金可得
也就中以三之二市田宅以三之一市僮僕買小妻
我乃與爾優游以終餘年不亦快乎妻聞欲買小妻
拂然大怒以手鑿雞卵碎之曰毋爾禍種夫怒撻其
妻仍質於官曰立敗我家者此惡婦也請誅之官司
問家何在敗何狀其人歷數自雞卵起至小妻止官
尋曰如許大家常壞於惡婦一拳真可誅命烹之反

號曰夫所言皆未然事奈何見烹官司曰你夫言買
妾亦未然事奈何見始婦曰固然第除禍欲蚤耳官
笑而釋之噫茲人之計利貪心也其妻之毀卵妬心
也總之皆妾心也知其爲妾泊然無嗜頽然無起卽
見在者且屬諸幻況未來乎嗚世之妾意早計希圖
非望者獨一算雞卵之人乎

嫁禍

金陵上清河一帶善崩 太祖患之皆曰猪婆龍窟
其下故爾時工部欲聞于上然疑猪犯國姓輒駕稱

大龜爲害上惡其同元字因命漁者捕之殺龜幾盡
先是漁人用香餌引龜龜凡數百斤一受釣以前兩
爪據沙深入尺許百人引之不能出一老漁諳龜性
命於其受釣時用穿底缸從綸貫下覆龜面龜用前
爪搔缸不復據沙引之遂出金陵人乃作語曰豬婆
龍爲歿賴頭龜頂缸言嫁禍也嘗觀潘去華小說載
馬炳然事乃知世之不幸而爲大團龜者多矣去華
謂炳然官至僉都舟歸蜀泊團風舉家皆被盜賊則
殺長胤輩之報也古語云寧人負我毋我負人藥言

戒

戒性急

凡人性急最害事非獨害事先足自害故性急人不能憂憂必損性不能怒怒必損肝皆有死道其不然者幸也余觀古今性急人有一二小事可發笑令其人自覺亦必自笑當知所以懲其性矣晉王述性急一日下筋夾雞子雞子不受筋乃投之地見其旋轉不定用木屐蹠之雞子偶匿屐齒空處不受蹠述乃就地手取置口中嚙之盡碎方吐棄我朝天順時都

憲陳智亦性急嘗取錯別指錯墜地就地取之持觸
磚數迴盡滅其鋒乃已暑日坐廳事一蠅拂其面卽
叱左右捕之左右故東西馳驚作祭狀伺其怒定乃
罷或告之改智乃書戒性急三字於木尺置案頭然
僮僕有小過輒又持木尺自扶之噫此兩公事言之
皆可笑其實雞子也噫也蠅也皆無知之物卽我怒
彼彼何損焉徒自苦耳是故西門豹佩韋以自緩庶
幾能克已者哉

善變

夫理有常有變然有變而常者有變而變者其在於
物雀變爲蛤鷹變爲鳩此應氣而變變之常也若王
初平之石變爲羊宋康王之泥馬變爲真馬則出於
應氣之外是物變之變矣至於人童變而丁丁變而
叟此應時而變變之常也若公牛哀之病而變虎崇
伯蘇之歟而變熊則出於應時之外是人變之變矣
余嘗細推人變又有不止此者較之物變有速有遲
夫速者耳目易及人見而駭焉遲者歲遷世移變而
不覺苟非逆觀其萌預杜其漸未有不從善入惡從

成人壞者每見貧窮之家朝耕夕服農畝婦桑積漸
不已變爲溫飽之家溫飽之家枕詩籍書且呶夕吟
積漸不已變爲文墨之家文墨之家鄉舉里選賓王
貢國積漸不已變爲簪纓之家簪纓之家登崇陟峻
累俸剝餼積漸不已變爲富貴之家富貴之家縱耳
娛日朝唱夜彈積漸不已變爲歌舞之家歌舞之家
塵金土珠浪費不貲積漸不已變爲鬻貸之家鬻貸
之家基產罄盡衣食不給積漸不已變爲貧窮之家
貧窮而奮則又變爲溫飽爲文墨爲簪纓爲富貴富

貴而驕則又變爲歌舞爲借貸爲貧窮若此者所謂
歲遷時移溺其中者往往不覺求其逆視預防百無
一二差夫粹纓富貴非可妄冀若溫飽文墨爲人子
孫者可勉而持奈何不察其漸俛俛然以歌舞易勸
貸與貧窮而猶不知自奮與語不云乎宗廟之犧爲
畎畝之勤人之變也何日之與有嘆息其變也息其
漸也乃在平人非嗾非厲謂造化制我非愚則棄

駁祿命

末世祿命風鑑二家各持其說行於天下大端駁者

什一不驗者什九要之其人非能精詣其術皆竊糟粕自糊其口者也第就二家較論併考諸載籍風鑑之說在在有徵而祿命無聞焉易稱願若詩韻委蛇論語著問問侃侃雖不言相然已陰寓之矣至於傳記峰日射聲卜羊舌之必敗豕視狼顧斷商臣之不仁其言信如著龜不一而足若夫高祖龍準隆顏呂公四之歸女班超虎頭燕頰識者度其必侯許負之相亞夫唐舉之相蔡澤黔徒之相衛青與夫鄧通之常餓死裴度之當入相在史冊中驗者居多吾祿命

之不足信比如雲貴之官有死者矣而吏部猶

陞先死後陞彼之官星安在耶主員場畢或偶然病故乃其悉佳者猶然中式先死後中彼之薦元魁名星安在耶祿命之斷不足信此其淺而易見者矣若論其至則相亦何憇同一貌也仲尼陽虎一聖一狂同一目也虞舜楚王一仁一暴然則相又何可盡信但較之祿命驗處多耳

知足

富貴壽考其途無窮而天所斟酌於人其分有限第

人情豔於其所未至則有愈得而愈無厭心者嘗聞
閩中林太守春澤壽一百四歲當九十九年里人拜
節祝曰願公百齡公怫然怒且笑曰不曾要君家養
我奈何限我壽耶姑蘇韓學士敬堂未第時人有夢
其官侍郎者公喜甚已而登第入館其人時來說前
夢率皆喜及轉禮侍予告而說前夢者又至公乃愴
然有憂色矣夫百歲上壽也侍郎尊秩也而已至其
地者遂謂止於此爲不足蓋聞里閭惡少有評風月
之趣者曰妻不如妾妾不如妓妓不如偷偷着不如

偷不着夫偷不着亦有何趣彼希冀者意其中有無限之妙而遂以爲不如乃知人情薄已然豔未然大率類此故知止知足之言真是定心九子不可一口不服

知無涯

楚人有生而不識養者曰此從樹上結成或曰從土裏生成其人固執已見曰請與子以十人爲費以所乘驢爲賭已而遍問十人皆曰土裏出也其人啞然失色曰驢則付汝養還樹生北人生而有不識養者

社於南方席上噴麥併穀入口或曰噴麥須去殼其
人曰饋所短曰糞非不知併穀者欲以清熟也問者
曰北土亦有此物否答曰前山後山何地不有失糞
產於土而曰樹結麥生於水而曰土產皆坐不知故
也余聞四明有蛆田嶺南有乳田夫蛆也乳也皆有
血氣人皆意其胎卵生也而四明人之種蛆也用蛆
水灑田中一點一蛆期至而收之如收五穀量畝多
寡計南人之種乳也用米粉灑田中久之粉皆成形
如蚕蛹及期而收之搗碎遂成乳假令不經搗見則

必執蚌與乳之必不出於田與執薑之從樹結菱之
自土產者一也乃知物理無窮造化無盡蓋一例以
規物真瓊雞耳

忍耐

世人無賢不肖皆言忍言耐煩此三字言之甚易而
其實有難能者若真能忍真能耐煩則其取禍必少
敗事必寡昔里中一富兒素怪亦能從事於忍遇仇
家欲嫁禍乃賄一乞丐於元旦託乞故出言詈之富
兒不爲動已復詈其妻子亦不動丐者乃裸而露其

醜曰爾能啖我此物乎富兒不勝忿持挺撻之一擊而斃爲仇家所持竟坐償此知從事於忍至於難忍而卒不能忍者也又一仕宦將之官其厚友送之囑曰公居官無他難只要耐煩仕者唯唯已而再囑三囑猶唯唯及於四五其人忿然怒曰君以我爲呆子乎只此二字奈何言之數四厚友曰我纔多說兩次爾遂發惱輒爲能耐煩可乎此知耐煩之當然及遇小不可耐而遂不能耐者也余所以信忍與耐煩爲難能也

心高

余郡迤西三十里有河湫山山隈有王婆廟不知何代人父老相傳此婆釀酒爲業一道士往來寓其家每索酒輒予飲累數百壺不酬值婆不與較一日道士謂婆曰予飲若酒無錢相償請爲若掘井井成泉湧出皆醇酒道士曰此所以償耳遂去婆不復釀酒但持井所出泉應酷者此夙釀更佳酷者踵至踰三年得錢凡數萬家遂富前道士忽又至婆深謝之道士問曰酒好否答曰好到好只猶無糟耳道士笑題

其壁曰天高不算高人心第一高井水做酒賣還道
猪無糟題訖去自是井不復出酒矣國初蜀中一耆
儒題張果倒跨蹇驢圖云世間多小人誰似這老漢
不是倒騎驢凡事回頭看語雖淺然其喻世切矣噫
人心叢慕非名卽利名利之途愈趨愈永趨而不已
害及厥躬然後悔之其不爲貪得之王婆能爲回頭
之果老者幾何人哉

蛛蠶

蛛語蠶曰爾飽食終日以至於老口吐經緯黃白燦

然因之自裹織婦操汝人於一深湯抽爲長絲
翩然則其巧也適以自殺不亦愚乎蠶答蛛曰我固
自殺我所吐者遂爲文章天子袞龍百官綬繡孰非
我爲汝乃枵腹而營口吐經緯織成網羅坐伺其間
蚊虻蜂蝶之見過者無不殺之而以自飽巧則巧矣
何其忍也蛛曰爲人謀則爲汝自爲謀寧爲我嗜世
之爲蠶不爲蛛者寡矣夫

應諧錄

安成劉元卿

僧在

一里尹管解罪僧赴成僧故點中道夜酒里尹致沉
醉鼾睡已取刀髡其首改繼已縊反繼尹項而逸凌
晨里尹寤求僧不得自摩其首髡又縊在項則大詫
驚曰僧故在是我今何在耶夫人具形宇內罔罔然
不識真我者豈獨里尹乎

爭雁

昔人有擬鴈翔者將援方射之曰獲則烹其弟爭曰
舒鴈烹宜翔鴈燔宜競鬪而訟于社伯社伯請剖鴈
烹燔半焉已而索鴈則凌空遠矣今世儒爭異同何
以異是

盲苦

有盲子道涸溪橋上失墜兩手攀橋兢兢握固自分
失下必墮深淵已過者告曰毋怖第放下卽實地也
盲子不信握楯長號久之力憊失手墜地乃自嚙口
嚼蚤知卽實地何久自苦耶夫大道甚夷沉空守寂

一隅以自矜嚴者視此宵哉

搔癢

昔人有癢令其子索之三索而三弗中令其妻索之
五索而五弗中也其人怒曰妻子由我者而胡難我
乃自引手一搔而癢絕何則癢者人之所自知也自
知而搔寧弗中乎

講學

兩人相語於衢甲曰你欺心乙曰你欺心甲曰你没
天理乙曰你没天理陽明先生聞之謂門弟子曰小

子聽之兩人諄諄然講學也門人曰語也焉爲學曰
汝不聞乎曰心曰天理非講學而何曰既講學又焉
語曰夫夫也惟知求諸人不知反諸己故也

萬字

汝有田舍翁家貧殷盛而累世不識之手一歲聘楚
士訓其子楚士始訓之榻旁臨朱書一畫訓曰一字
書二畫訓曰二字書三畫訓曰三字其子輒欣欣然
擲筆歸告其父曰兒得矣兒得矣可無煩先生重費
館穀也請謝去其父喜從之具幣謝遣楚士踰時其

父擬徵召媼友萬氏姓者飲令子晨起治狀

成父起之其子恚曰天下姓字夥矣奈何姓萬自晨起至今才完五百畫也初機士偶一解而卽弛弛自矜有得始類是已

猫號

齊奄家畜一猫自奇之號于人曰虎猫客說之曰虎誠猛不如龍之神也請更名曰龍猫又客說之曰龍固神于虎也龍升天須浮雲雲其尙於龍乎不如名曰雲又客說之曰雲靄蔽天風條散之雲故不敵風

也請更名曰風又客說之曰大風颺起維屏以墻斯足蔽矣風其如墻何名之曰墻猫可又客說之曰維墻雖固維鼠穴之墻斯北矣墻又如鼠何卽名曰鼠猫可也東里丈人嗤之曰噫嘻捕鼠者故猫也猫卽猫耳胡爲自失本真哉

同病

張詡子繕一榻置以在臥內人未由見也故托疾臥榻上致媼友省問觀之其媼尤揚子者新製一襪亦欲章示其人故褰裳交足加膝而坐已問曰君何疾

張謇子觀尤揚子狀若是相視而咲曰吾病亦若

悅諛

粵令性悅諛每布一政群下交口讚譽令乃驩一樂
欲阿其意故從旁與人偶語曰凡居民上者類喜人
諛惟阿主不然視人譽蔑如耳其令耳之壘招諛前
撫膺高蹈嘉賞不已曰嘻知余心者惟汝良諫哉自
是暱之有加

吃女

燕人育二女皆濼極一日媒氏來約婚父成二女曰
慎籍口勿語語則人汝棄矣二女唯唯既媒氏至坐
中忽火蒸姊裳其妹期期曰姊而裳火矣姊目攝妹
亦期期言曰父屬汝勿言胡又言耶二女之吃卒末
掩媒氏謝去

性急

十暉子與友連床圍爐而坐其友懷案閱書而裳曳
于火甚熾于暉子從容起向友前拱立作禮而致詞
曰適有一事欲以奉告論君天性燥急恐激君怒欲

不以告則與人非忠敢請惟君寬假能忘其怒而後
敢言友人曰君有何陳當謹奉教于嗶子復謙讓如
初至再至三乃始逡巡言曰時火燃君裳也友起視
之則燬甚矣友作色曰柰何不急以告而迂緩如是
于嗶子曰人謂君性急今果然耶

多憂

沈屯子偕友入市聽打談者說楊文廣圍困郴州城
中內乏糧餉外阻援兵嗷然踊歎不已友拉之歸日
夜念不置曰文廣圍困至此何由得解以此邑邑成

疾家人勸之相羊垆外以紆其意又忽見道上有負
竹入市者則又念曰竹末甚銳衛上行人必有受其
殺者歸益憂病家人不得計請巫巫曰稽冥籍若來
世當輪廻爲女人所適夫姓麻哈回夷族也貌陋甚
其人益憂病轉劇媼友來省者慰曰善自寬病乃愈
也沈屯子曰若欲吾寬須楊文廣開解負竹者抵家
又麻哈子作休書見付乃得也夫世之多憂以自伐
者類此也夫

一倫兒黠甚終生行竊無犯垂老子慮其術終於
身日懇傳焉父曰吾何傳焉之卽是子一夕乘間入
富室臥內有大櫃偶未鑄預隱其中計伺主人寐則
竊藏出也乃主人方寢而憶鑄其櫃不得出中夜徬
徨夜闌益棘不得計故彈指作鼠齧聲主人寤聞之
慮鼠齧衣籍亟起發鑄逐鼠命兒子躍出逸歸對其
父曰父柰何秘不見傳光瀕死所矣籍第令計不出
是柰何父曰卽此是矣吾又何傳故善教者道而弗
牽開而弗達使人繼其志可爾

寡聞

漢村三老皆歎啟寡聞之咄也終生未履城市甲老
偶經一過歸向二老亦所親聞二老歎動約春糧往
遊行間甲老顧謂丙老曰至彼慎勿妄語取市子姍
咲須聆吾指比至郭忽聞鐘聲乙老託曰此何物叫
號如是甲老曰此鐘鳴也丙老曰而我抵舍當市鐘
肉啖之甲老曰嘻誤矣鐘乃搏泥爲質而火煨成者
安可啖耶甲老蓋偶見輓鐘之具而未實見鐘云夫
竊府未之見而輒嘵嘵然欲以開示人將率天下而

皆也

青衿

西吳族世豐於財不事詩書其母有弟補博士弟子
員衣青衿來謁母大詫曰而何服此衣服哉嗟而貧
衣不足於藍故綴以青歟柰何不境我取足耶蓋不
識青衿爲時制服也

豕臙

某友素厲清真醇滋味而性嗜豕臙羹新市屠豕者
多不潔友徵召客飲市豕臙作羹且戒庖丁令弗過

應諧錄

八

七

滌失其真味羹既熟燻氣觸鼻不可迴嗅友先自嘗
噴噴歎賞曰有味哉有味哉客以友爲大方信其知
味附和羨賞而忘穢座中間有出而殺者吁世學者
儼德滋彰猥稱至道視此省哉

賤售

上元姚三老贊甲開右嘗買別墅其中有池亭假山
皆大湖怪石一日狂客王大痴來遊酌池上酒酣大
痴曰翁費直幾何曰費千金大痴曰二十年前老夫
曾鵬詠於此主人告我費且萬金翁何得之易邪

我謀之久矣其孫子無可奈何只得賤售大痴
曰翁當效刻石平泉垂戒子孫異時無可奈何不宜
賤售

割碑

潁川姚尚書神道碑規制頗類顏魯公所書茅山碑
者國初州人侍郎某者欲割三之一鏡棗表畏州守
難之懇祈百端州守曰姚尚書子孫微矣莫有主者
便割三分之二無不可侍郎喜過望或問守曰侍郎
割尚書之碑子不能禁又從而過許之何也守曰吾

意欲使後人割侍郎之碑猶能中分耳

而被

貧家無潤毫薦與其露足寧且露手佯謂人曰君觀
吾儕有須臾離筆研者乎至於困睡指猶似筆也小
兒子不曉事人問每夜何所蓋輒答云蓋薦嫌其大
溼撻而成之曰后有問者但云蓋被一日出見客而
薦草挂髮上兒從后呼曰且除面上被此所謂作偽
日拙者乎

開氣

東坡示參寥云桃符仰視艾人而罵曰汝何等

輒居吾上艾人俯應曰汝已半教入土所爭高下乎
桃符怒往復爭不已門神解之曰吾輩不肖方傍人
門戶何暇爭鬪氣耶此極可爲淺學爭辨者之驗

兩瞽

新市有齊瞽者性躁急行乞衢中人弗避道輒忿罵
曰汝眼瞎耶市人以其聾多不較剛有梁瞽者比尤
戾亦行乞衢中適之相觸而墮梁瞽故不知彼亦瞽
也乃起亦忿罵曰汝眼亦瞎耶兩瞽鬪然相詬市子

媚笑噫以迷導迷詰難無已者何以異於是

笑禪錄

松滋潘游龍

舉遵布衲浴佛布衲曰這個從汝浴還浴得那個麼
遵曰把將那個來

說一人途中肚饑至一家誑飯喫曰我能補破針
鼻子但要些飯喫共家卽與之飯遍尋出許多破
鼻子針來喫飯畢請補之其人曰拿那邊針鼻子
來

頌曰那個那個快去尋取有垢則浴有破則補若

還尋不出來我亦怵怵無主

舉舍多那尊者將入鳩摩羅多舍卽時閉戶祖良久扣其門羅多曰此舍無人祖曰答無者誰

說一秀才投宿於路傍人家其家止一婦人倚門答曰我家無人秀才曰你復曰我家無男人秀才曰我

頃日舍內分明有個人無端答應自相親扣門借宿非他也爾我原來是一身

舉臨濟示衆云有一無位真人常向汝等面門出入

初心未証據者看看時有僧問如何是無位真人濟
下禪未擒住這僧疑議濟托開云無位真人是甚乾
屎橛

說一人晚向寺中借宿云我有個世世用不盡的
物件送與寶寺寺僧喜而留之且爲加敬至次早
請問世世用不盡的是麼物件其人指佛前一樹
破簾子云此以之作剔燈棒可世世用不盡

頌曰人人有個用不盡說出那值半文錢無位真
人何處是一燈不滅最玄玄

六神金 一ノ
舉楞嚴經云縱滅一切見聞覺知內守幽閑猶爲法塵分別影事

說一禪師教一齊公屏息萬緣閉目靜坐偶一夜坐至五更陡然想起某日某人借了一斗大麥未還遂喚醒齋婆曰果然禪師教我靜坐有益幾乎被某人騙了一斗大麥

頌曰兀坐靜思陳麥帳何曾討得自如如若知諸相原非相應物如同非覩蘊

舉圓覺經云此無明者非寔有體如夢中人夢時

無及至於醒了無所得

說一癡人夢拾得白布一匹緊緊持定天明卽蓬頭走往染匠家急呼云我有疋布做顏色匠曰傘布來看癡人驚曰啐錯了是我昨夜夢見在

頌曰這個人癡不當癡有人夢布便縫衣更喚布
惡思羅綺問是夢麼答曰非

舉金剛經云如來說有我者則非有我而凡夫之人以爲有我

說一秀才夏日至一寺中叅一禪師禪師趺坐不

起秀才怪問之師答曰我不起身便是起身秀才
卽以扇柄擊師頭一下師亦怪問之秀才曰我打
你就是不打你

頌曰有我卽無我不起卽是起起來相見有何妨
而我見性尚無止秀才們禪和子那個真是自如
如莫弄嘴頭禪而已

舉或問藥山如何得不被諸現惑山曰聽他何礙汝
曰不會山曰何境惑汝

說諸少年聚飲歌妓侑酒唯首席一長者閉目又

手危坐不顧酒肆歌妓重索賞於長者長者拂衣而起曰我未曾看汝歌妓以手扳之曰有的何妨閉眼想的獶狼

頌曰水澆鴨背風過樹佛子宜作如是觀何妨對境心數起閉目不窺一公案

舉起信論云猶如迷人依方故迷若離於方則無有迷衆生亦爾

說吾邑中羅文學泛舟下荊州命癡奴名二生者盪槳答曰我不盪頭槳文學啞之答曰我怕不曉

今不金
得路

頌曰岸夾輕舟行似馳只因方所自生疑
海天空闊無人境星落風平去問誰

又曰但得稍公把柁正何愁盪槳不悠悠
任他風雨和江湧穩坐船頭看浪頭

舉僧問大隋如何是學人自己隋曰是我自己曰如何是和尚自己曰是汝自己

說一少年好作反語偶騎馬向鄰翁索酒翁曰我有斗酒恨無下物少年曰殺我馬翁曰君將何騎

少年卽指塔下雞曰騎他翁咲曰有雞可殺無柴
可煮少年曰脫我布衫去煮翁曰君將何穿少年
卽指門前籬芭曰穿他

頌曰指雞說馬指衫說籬誰穿誰煮誰殺誰騎叅
叅如何是自己當面不語時

舉壇經云諸佛妙理非關文字

說一道學先生教人只體貼得孔子一兩句言語
便受用不盡有一少年向前一恭云某體貼孔子
兩句極親切自覺心廣體胖問是那兩句曰食不

厭精膾不厭細

頌曰自有諸佛妙義莫拘孔子定本若向言下參
求非徒無益反損

舉睦州問一秀才先輩治甚經才曰治易經師曰易
中道百姓日用而不知且道不知個甚麼曰不知其
道師曰作麼生是道

說一僧曾與衆友戲集問青字下着一心字是麼
字座中有云生平未見此字者有云曾在某古書
上見此字者有云常常見此字只記不起者有以

手畫几案云必無此字者後明說出一座皆咲
頌曰最平常是最神奇說出懸空人不知好咲紛
紛求道者意中疑是又疑非

舉雲芝再至翠巖求入室巖曰佛法不怕爛却天氣
正冷且化炭去

說老山窳長者離城二百餘里冬月大雪忽早起
披裘上馬有老奴名供耕者頭蓬舌僵擁馬首而
前曰天氣正冷爹爹今日往那里去長者曰我往
二程祠上大會講學耕曰我也要聽講學長者

呵之曰你曉得聽講甚麼學耕以手自指腰下曰我也去聽講冬九臘月該有棒兒穿不

頌曰冷時燒炭併穿棍這是修行喫緊人杌杌桔桔何爲也空向叢林走一生

舉桂琛見一僧來豎起拂子示之僧便作禮讚嘆云謝和尚指示琛打云我終日在掃床掃地爲甚麼不道謝和尚指示

說一老學究訓家門不亂出一日戒其徒曰你們莫頑我去講學與後生輩聽有一徒出云先生每

日在學堂裏講底是甚麼又要去那裏講
頌日那時不在指禪機何必讚禮豎拂子好朕袞
冠赴講堂良知良知而已矣

舉崔相國入殿見雀拋糞于佛頭上問如會云一切
衆生皆有佛性爲甚却拋糞于佛頭上會云他終不
向鷄子頭上拋糞

說大盜夜劫人家其家驚跪稱大王盜曰莫叫大
王可叫我們做好漢忽聽雞鳴便喚起馬其家云
好漢好漢只管請喫了早飯去

頌曰盜怕天明雀怕鷓可知佛性通諸竅若分惡類與禽門大地衆生皆不肖

果楞伽云觀察世妄想如幻夢芭蕉雖有貪嗔癡而寔無有人從愛生諸陰有皆如幻夢

說一人告友云我昨夜夢見大哭此必不祥其友解云無妨無妨夜裏夢見大哭日裏便是大笑其人復云若果然夜裏夢見有我在哭日裏豈不是無我在笑

頌曰夢時有我哭醒時無我笑貪嗔癡何在正好

自觀照

舉一僧問雪峯乞師指示佛法峯云是甚麼

說甲乙兩友平素極厚一日甲偶病不勝愁苦乙
來問云兄是何病所須何物我若能辦甲云我是
害了銀子的病只得二三錢便毀了乙卽伴爲未
聞乃吞嚙云你說甚麼

頌曰黃金貴似佛法佛法貴似黃金覓時了不可
得吾已與汝安心

舉盤山積師行于市肆見一人買猪肉語屠家曰精

笑柄錄

7

的割一斤來屠家放下屠刀又手日長史那個不是
精的

說友人勘監生讀書生因閉門翻閱數日出謝友
人曰果然書該讀我往常只說是寫的原來都是
印的

頌曰個個是精心心有印放下屠刀証菩提揭開
書本悟性命咄不煩閱藏參禪卽此授記已竟
舉戒問龍牙古人得個甚麼便休去牙曰如賊入空

室

說一盜夜挖入貧家無物可取因開門徑出貧人
從床上呼曰那漢子爲我開上門去盜曰你怎麼
這等懶難怪你家一毫也沒有得貧人曰且不得
我勤快只做倒與你偷

頌日本來無一物何事惹賊人縱使多珍寶劫去
還空室

談言

桃源江盈科

黃可

進士黃可字不可孤寒朴野淡於雅道詩句中多用
驢字如獻高侍郎詩云天下傳將舞馬賦門前迎得
跨驢賓之類又嘗謁舍人潘佑潘教服槐子云豐肌
卻老明且潘公趨朝天階未曙見槐樹烟霧中有人
若猿狙之狀追而視之卽可也怪問其故乃樵條而
謝曰昨蒙明公教服槐子法故今日齋戒而掇之潘

言言
大噓而去

廬山道士

廬山九天使者廟有道士忘其姓名體貌魁偉飲嗜
酒肉有兼人之量晚節服餌丹砂躁於冲舉魏王之
鎮潯陽也郡齋有雙鶴因風所飄憩於道館迴翔嘹
唳若自天降道士且驚且喜焚香端簡前瞻雲霓自
謂當赴上天之召命山童控而乘之羽儀清弱莫勝
其載毛傷背折血洒庭除仰按久之是夕皆斃翌日
馴養者詰知其狀訴于公府王不之罪處上陳沆間

之爲絕句以諷云陷肉先生欲上昇黃雲踏破紫雲
崩龍腰鶴背無多力傳語席姑借大鵬

武恭

李寰建節晉州表兄武恭性誕妄又稱好道及蓄古
物遇寰生日無餉乃遺箱挈一故皂襖子與寰曰此
是李令公收復京師時所服願尚書一似西平寰以
書謝後聞恭生日挈一破膩脂幞頭餉恭曰知兄深
慕高真求得一洪崖先生初得仙時幞頭願兄得道
一如洪崖賓寮無不大笑又記有嘲好古者以市古

物不計直破家無以食遂爲丐猶持所有顏子陋巷
瓢號於人曰孰有太公九府錢乞一文與武恭事正
相類

華陽生

華陽有狂生一夕乘酣訪隣曲隱翁見主人庭中月
色如畫梅花盛開乃朗誦宋人詩曰窻前一様梅花
月添個詩人便不同蓋自負也主人亦朗誦宋人詩
曰自從和靖先生死見說梅花不要詩蓋恐其作詩
唐突梅花也生忿主人嘲已肆詬而去明日主人到

縣訟之縣官呼狂生試詩甚劣笑謂狂生曰姑免問
罪押發去百花潭上看守杜工部祠堂聞者絕倒

崔張

進士崔涯張祐下第後多遊江淮常嗜酒侮謔時輩
或乘飲輿卽自稱俠二子好尚旣同相與甚洽崔因
醉作俠士詩云太行嶺上三尺雪崔涯袖中三尺鐵
一朝若遇有心人出門便與妻兒別由是往往播在
人口崔張真俠士也以此人多設酒饌待之得以互
相推許一旦張以詩上宰相盆使其子授漕渠小職

得堰俗號冬瓜張二子一椿兒一桂子有詩曰椿兒
遶樹春周裏桂子尋花夜月中人或戲之曰賢郎不
宜作等職張曰冬瓜合出祐子戲者相與大哂後歲
餘薄有資力一夕有非常人裝飾甚武腰劍手囊貯
一物流血於外入門謂曰此非張俠士居也曰然張
揖客甚謹旣坐客曰有一讐人十年奚得今夜獲之
喜不可已指其囊曰此其首也問張曰有酒否張命
酒飲之客曰此去三數里有一義士余欲報之則平
生恩醫畢矣聞公氣義可假余十萬緡立欲酬之是

余願矣此後赴湯焰火爲豹爲雞無所憚張且不吝
深喜其說乃扶囊燭下籌其緣素中品之物量而與
之客曰快哉無所恨也乃留囊首而去期以却回及
期不至五鼓絕聲東賤旣駕杳無蹤跡張慮以囊首
彰靈且非已爲客旣不來計將安出遣家人將欲埋
之開囊出之乃豕首也因方悟之而歎曰虛其名無
其實而見欺之若是可不戒歟豪傑之氣自此而喪
矣

武廟時內閣劉謝兩公同日去國惟西涯李公獨未
去其後值逆瑾縱橫無所匡救有朝之者盡一醜惡
老姬跨牛吹笛題其額曰此李西涯相業或以告西
涯公乃自題一絕云楊妃身死馬嵬坡出塞昭君怨
恨多爭似阿婆牛背穩春風一曲太平歌嗚呼 武
廟時何等景象公乃自謂太平昔宋南渡後一宰執
致仕家居鄉人于其初度相約爲壽宰自謂口老夫
不才幸爲太平宰相徵天之幸坐間一儒士離席言
曰天下到大平只河朔一起竊盜卒不獲益指金虜

也幸始人慙噫若西涯者亦類是耳

李覲

李覲賢而有文章素不喜佛不喜孟子好飲酒一日有達官送酒數斗泰伯家釀亦熟一士人知其富有酒然無計得飲乃作詩數首罵孟子其一云完廩捐階未可知孟柯深信亦還癡岳翁方且爲天子女婿如何弟殺之李見之大喜留連數日所與談莫非罵孟子也無何酒盡乃辭去旣而聞又有寄酒者士人再往作仁義正論三篇大率皆詆釋氏李覽之笑云

公文采甚奇但前次被公吃了酒後極索寞今次不敢相留留此酒以遣懷問者大笑

驛吏

江南一驛吏以幹事自任典郡者初至吏曰驛中已理請一閱之刺史往視初見一室署曰酒庫諸醞畢熟其外畫一神刺史問是誰言是杜康刺史曰公有餘也又一室署云茶庫諸茗畢貯復有一神問是誰云是陸鴻漸刺史益善之又一室署云菹庫諸菹畢備亦有一神問是誰吏曰蔡伯嗜刺史大笑

李淵材

淵材好談兵曉大樂通知諸國音語嘗咤日行師
管每患乏水近開開井注甚妙時館太清宮於是日
相其地而掘之無水又遷掘數尺觀之四旁遭其掘
鑿孔穴碁布道士月夜登樓之際顰額曰吾觀爲取
龜殼乎何其孔穴之多也淵材不懌又嘗從郭太尉
遊關咤曰吾比傳禁蛇方甚妙但呪語耳而蛇聽約
束如使稚子俄有蛇甚猛太尉呼曰淵材可施其術
蛇舉首來奔淵材無所施其術反走汗流脫其冠巾

曰此大尉宅神不可禁也太尉爲之一笑嘗獻樂書
得協律郎使余跋其書曰子落筆當公不可以叔侄
故溢美也余曰淵材在布衣有經綸志善談兵曉大
樂文章蓋其餘事獨禁蛇開井非其所長淵材觀之
怒曰司馬子長以鄉生所爲事事奇獨說高祖封六
國爲失故于本傳不言者著人之美而完傳也又於
子房傳載之者不欲隱寔也奈何言禁蛇開井事乎
聞者絕倒

士人婦

京邑有士人葺其婦大妬忌於夫小則詬詈大必捶打葺以長繩繫夫脚有喚便牽繩葺密與巫媪爲計因婦眠入廁以繩繫羊葺緣墻走避婦覺牽繩而羊至大驚怪召問巫巫曰娘積惡先人怪責故郎君變成羊若能改過乃可祈請婦因悲號抱羊慟哭自咎悔誓巫乃令七日齋舉家大小悉避於室中祭鬼神師祝羊還復本形葺徐徐還婦見葺啼問曰多日作羊不乃辛苦耶葺曰猶憶噉草不美腹中痛耳婦愈悲哀後復妬忌葺因伏地作羊鳴婦驚起徒跣呼先

人爲誓於是不復敢爾尚書星有好風星有好雨古
註云箕星東方朔也東木克北土以土爲妻雨土也
土好雨故箕星從妻所好而多雨也畢西方宿也西
金克東木以木爲妻風木也木好風故畢星從妻所
好而多風也由此推之則北宮好煥南宮好暘中央
四季好寒皆以所克爲妻而從妻所好也予一日偶
述此義坐有善謔者應聲曰天上星宿亦怕老婆乎
滿堂爲之闕然一笑

石動篇

北齊高祖嘗燕近臣爲樂高祖曰我與汝等作謎可
其射之卒律葛答諸人皆射不得或云是髀子箭高
祖曰非也石動箭云臣已射得高祖曰是何物動箭
對曰是煎餅高祖笑動箭曰射着是也高祖又曰汝
等諸人爲我作一謎代爲汝射之諸人未作動箭爲
謎復云卒律葛答高祖射不得問曰此是何物答曰
是煎餅高祖曰我始作之何因更作動箭曰承大家
熱鑪子更作一個高祖大笑高祖嘗命人讀文選有
郭璞遊仙詩嗟嘆稱善諸學士皆曰此詩極二誠如

聖旨動箏卽起曰此詩有何能若令臣作當勝伊一倍高祖不悅良久語云汝是何人自言作詩勝郭璞一倍豈不合死動箏卽云大家卽命臣作若不勝一倍甘心合死卽令作之動箏曰郭璞遊仙詩云青溪千仞餘中有一道士臣作云青溪二千仞中有兩道士豈不勝伊一倍高祖始大笑又嘗於國學中看博士孔子弟子達者七十二人動箏因問曰達者七十人幾人已著冠幾人未著冠博士曰經傳無文動箏曰先生讀書豈合不解孔子弟子已著冠有三十

人未著冠有四十二人博士曰據何文以辨之曰論語云冠者五六人五六三十人也童子六七人六七四十二人也豈非七十二人坐中皆大悅博士無以復之

權子

楚黃耿定向

志學

昔文恭羅先生遊楚楚士有就而受學者先生曰齋
蔽也久矣世不省學爲何事曾有人士歆道學之聲
而慕學之者日行道上賓賓張拱跬步不踰繩矩久
之覺憊呼從者顧後有行人否後者曰無乃弛恭率
意以趨其一人足恭緩步如之偶驟雨至疾趨里許
忽自悔曰吾失足容矣過不憚改可也乃冒雨還始

趨處紆徐更步過焉夫由辨言之作輟以人偽也由
後言之則迂甚矣志學者須祛此二障而後可

吾師

商季子篤好玄挾貲遊四方但遇黃冠士輒下拜求
焉偶一獮覬取其貲給曰吾得道者若第從吾遊吾
當授若季子誠從之遊猶伺便未得而季子趣投道
一日至江滸猶度可乘因給曰道在是矣曰何在曰
在舟橋杪若自升求之其人置貲囊檣下遽援檣而
升猶自下抵掌連呼趨之曰升季子升無可升忽大

惟抱樞歎叫曰得矣得矣得摯貫疾走季子既下猶
歎躍不已觀者曰咄癡哉彼猾也摯若貫去矣季子
曰吾師乎吾師乎此亦以教我

良知

昔陽明先生居羣弟子侍一切來學士蓋愚駭人也
乍聞先生論良知不解卒然起問曰良知何物黑耶
白耶羣弟子啞然失笑士慙而報先生徐語曰良知
非黑非白其色赤也弟子未喻先生曰其徵于色者
固良知也

致知

昔杭城元宵市有燈謎云左邊左邊右邊右邊上些上些下些下些正是正是重些重些輕些輕些蓋播癢隱語也陽明先生聞之謂弟子曰狀吾致知之旨莫精切如此小子默識之

性命

里中一庠士少嫻于文而酒酒中年兩日因酒幾育以致偃蹇其伯兄名公也謂之曰弟具才美失利第以故慎自愛止酒不御可也庠生對曰兄教謬哉

目則目耳酒吾命也柰何止爲一目欲吾舍此命耶
又一老友相訪時同志十數輩在座老友卒然問曰
先生往與諸友論學以何者爲性命師時漠然未應
仲子蹙然起曰善哉是問蓋切問也世俗嘲嗜酒者
以酒爲性命嘲積財者以錢穀爲性命嘲樂貴競進
者以官爵爲性命皆常言也觸類而思吾儕爲學必
有所爲性命者試各自反思之座中同志有省

說謊

一友素愿謹嘗謂不妄語乃良知也心齋先生欲開

其悟爲言曰說謊亦良知友愕然曰如此論良知誤天下矣頃之有縉紳投刺謁請者關吏以報友語關吏曰善辭之謂余他出心齋徐詰之曰予以說謊非良知今何故說謊友大悔自咎曰吾過矣心齋曰無重自咎時說謊亦良知也友大不然心齋曰昔孟子曰不可以風非說謊耶友始少解昔東廓先生寓其所與同志論學適有士紳來造請座中同志令關吏託詞謝之東廓先生曰公等此處皆是放過令關吏還更其詞曰余在是請以見

豎一

仲子嘗遊山中偶過田夫家粗其壁柱或畫一或豎一累累若易又然因問之其人對曰僕不知書畫此識數耳一畫一石一畫則半石也仲子曰嘻孰謂易義精微哉庖羲初畫亦止若是耳

測字

宋季有謝石者善測字高宗微行過之書一問字令測石思曰左看似君右看亦似君殆非凡人耶疑信閒請再書一字高宗以杖卽地畫一字石曰土上加

一王也是吾君王乎遂拜伏高宗既歸招而官之後
秦檜當國時高宗書一春字命測之其上半體墨重
石奏曰秦頭太重壓日無光檜聞而銜之中以危法
編管遠州道遇一老人于山下亦善測字石就之書
一謝字求測老人曰子于寸言中立身術士也舉掌
令更書以下所終石書一石字老人曰凶哉石過皮
必破遇卒必碎矣時押石之卒在傍而書字在掌中
故云石大款服請老人作字測爲何知人老人曰卽
以我爲字可也石曰夫人而立山傍子始仙哉乃下

拜願執弟子禮請益曰吾術似無減先生乃先
然仙矣而吾茲不免塵網何也老人曰子以字爲字
吾以身爲字也

好光景

一衲子捧鉢來盱江近溪羅先生遇之甚謹居數年
一日辭去近溪把其手請曰和尚慈悲今別我去願
一言濟我衲子曰沒得說你官人家常有好光景有
好光景便有不好光景等待在俺出家人只者這非
等近溪爽然會心伏地數十頓首以謝

拾金

有牧豎子敝衣蓬跣日驅牛羊牧于河間時倚樹而吟時扼盞而歌熙熙然意自適也而牧職亦舉一日拾遺金一銖納衣領中自是歌聲漸歇牛羊亦散逸不優矣又燕市一蓍子傭爲人作麪且磨且羅中夜作苦浩歌自如一夕主妻感慨矐主公謂曰阿公微天頗饒于貨視傭奚若乃終生營營反不逮渠之適何也主人曰唯唯吾第試之翌日傭請發廩取麥主人故置金鏹麥中時從旁伺之傭傾麥磨上忽聞

鏗然聲手揆拾之以爲遺也懷之踈踈色動凝守
踏窳四聽無人聲乃病之牀下時作時往躡之自是
歌輟作亦不力主乘閒發取其金幣不知也踰時暫
辭主人欲去主人佯許之瀕行卽地取金亡矣宵然
自喪乃復跪懇求復爲傭云

一志

留都一道士溧陽人也以募葺梵宮作橋梁爲功行
貨產累數千盡鬻之爲倡而躬茹苦以督工作日飲
一糲卽醢鹽不御也宗伯聞而禮致之令募修朝天

官宮成宗伯嘉賞擬糜授一秩勞之懇辭不受時百
工從而受役者以千計咸茹苦如道士不受一值亦
無媮情富室人爭輸財者累鉅萬道士曾不一日攝
羣從弟子亦無乾沒分毫者梁生嘗就而問曰汝遵
何德而得衆心若此曰吾第一志累吾功行耳它何
知厥後道士稱繫念一係冀就博士藝舍意未發百
工羣從一日散去

假人

人有魚池苦羣鷓鴣竊啄食之乃束草爲人披蓑戴笠

持竿植之池中以憚之羣鶴初回翔不敢卽下已漸
審視下啄久之時飛止立上恬不爲驚人有見者竊
去鴛人自披蓑戴笠而立池中鶴仍下啄飛止如故
人隨舉手執其足鶴不能脫奮翼聲假假人曰先故
假今亦假耶

家語

吳中有一老故微而窶初弄蛇爲生其長子行乞次
子釣蛙季子謳采蓮歌以丐食晚致富厚一日其老
聚族謀曰吾起家側微今幸饒子貴須更業習文學

方可擢家聲也于是延塾師館督令三子受業踰季
塾師時時譽諸子業日益其老乃具燕集賓延名儒
試之各儒至則試以耦語初試季子云紛紛榴絮飛
季子對曰哩哩蓮華落繼試仲子云紅杏枝頭飛粉
蝶仲子對曰綠楊樹下釣青蛙卒試長子云九重殿
下排兩班文武官員長子對曰十字街頭叫幾聲不
食父母其老竊聆之咤曰阿曹云云猶舊時所弄蛇
家語也

學如是

有郢更者自少從事于學行年八十平生無
色一歲以貲產故與兄訟對簿公與出語其徒曰吾
時卽對簿氣亦未動學當如是也夏晚平益叟錄有
以賄浼請託者自遠往謁公府一夕無端坐而化
千里舍其徒咸異之謂學者有得如此云

自貞

市有不貞之婦初蒙帷簿之誦赧然內愧欲死已或
誦之則猶俯首至羞澁也久之抗顏與人聞誦悍然
不顧之人或挑以目或躡足而拊其股則猶嘻嘻自

明日吾心自真疇能澆我

習沒

蘇文忠曰南方多没人日與水居也三歲而能步十歲而能浮十五而能沒矣夫沒者豈苟然哉必將有得于水之道者日與水居則十五而得其道生不識水則雖壯見舟而畏之故北方之勇者問于没人而求其所以沒以其言試之河未有不溺者也

常不輕

曾有一比丘各常不輕不專誦經但見諸比丘皆

拜讚歎云我深敬汝等不敢輕慢汝等當得作佛遠
見四衆亦復如是四衆中或生瞋恚惡口罵詈言汝
是無智比丘從何來與我等授記當得作佛我等不
用如是虛妄授記如此經歷多年常被罵詈不生瞋
恚四衆或以瓦石杖木擊之避走遠住猶高聲唱言
我不敢輕汝等汝等皆當作佛云云人爲其常作是
語故號爲常不輕久之僧上慢衆輕賤是人者信仗
隨從咸証菩提

恢復

晉五臺山佛教文殊氏弘法處也迄隋唐末梵宇麗
甚其歲爲巨賊所據寺僧悉散去嗣一行腳過此覩
之愴然奮曰斯吾祖師道場也而忍沒爲賊虜巢耶
乃矢志爲恢復謀荷杖徒步走薄海內擬結僧緣以
千計許志者輒裂巾爲盟而去期以某歲月日共至
某所舉事至日是千人者舉畢至無一後期者爰出
方略戮力舉殺賊衆遂復其地冀除梵宇居衆僧已
延訪僧臘中有德者登壇說法其中而已首率諸僧
執弟子禮受法云

孔上

一歲都下爲同志會高陽叔子與焉歸語師曰近日
竊觀諸講良知者其良知第在口吻皮上耳師曰云
何叔子曰時會中一友首倡云良知在未發前識取
功先主靜一友辯云良知須悟當下生機二友噍噍
爭辯久之吾觀言主靜者時中已大動言悟生機者
其微大由勝心是殺機非生機也若是良知安在哉
維時近溪子從中怡怡分解形就心和身上似有些
子耳師哂曰諸良知在吻皮近溪在身上爾時良知

卻在眼孔也叔子慙已近溪聞之喟曰良知發對眼孔上亦大難矣身上不可謂無有也

絕技

昔伯牙學琴于連成子盡其技矣而未得其妙也疑連成子有隱叩之不已連成子無以應第率之同居滂島中無何成子託迎其師子春刺船而去留牙獨居牙日見海水湧洞山林杳冥殆非人境忽然神解援琴而鼓盡得其妙世稱絕技云

中和里僻陬也居民多老死不見官府相傳里中有
三駮云其一赴縣應里役晨起族長趨偵令出視事
未時令方釋圓領袍服袴襪據案而坐駮子從門屏
遙覲一過忙忙歸報族長曰官人未出惟夫人坐堂
上耳族長譙曰豈有是哉駮子曰吾親坐堂上者上
服綠披袂而下紅裙非夫人誰耶蓋逆瞻案惟爲女
裙而因以袴襪爲披袂也其一爲郡吏長吏令人署
承檠駮吏直入守臥內守夫人方在沐駮吏啟戶搯
手屬夫人授篆夫人大驚走避使人白守守怒朴之

驂吏起拊其髀恚曰是何人家卽犬無一吠者耶其
一直郡堯庫郡守退食驂于從旁睨之出大詭語其
兄曰原來官人喫飯亦與凡人同也兄呵之曰咄官
人非人耶

度師

昔呂純陽受學于雲房鍾子鍾子故爲諸幻景歷試
之初以榮賁綬色諸世所歆豔者而呂不動繼以寇
兵患難疾病諸苦楚不可忍者而呂亦不動雲房子
猶未卽授也一日呂于涕泣請曰弟子從先生遊三

紀于茲諸難備嘗矣乃師竟祕不授將某非其人也
鍾子曰余視子履似亦可語顧子功行未累也呂曰
何修而功行乃累鍾子曰須金百萬博濟于世始得
呂曰弟子寡人何從辦此鍾子曰余有丹藥可化銅
鐵爲金子第懷此博施慎勿泄也呂子請曰是金卒
當變否鍾子曰須三千歲後還本質也呂子愀然跪
曰如此則懼三千歲後人矣功行之謂何鍾子悅曰
善哉卽此一念長生久視道在是也呂子豁然悟也
然憚已蹙然起曰師道易易若是吾將廣師旨普度

世迷可乎雲房子曰汝試爲之于是呂子悉以所得
旨授人計所度者無慮數千人乃復化身爲極貧苦
狀行乞于諸所度者之門是數千人者十去二三又
化身爲橫遭仇誣械繫作囚而過諸所度者之門則
數千人者十去六七已又化身爲重罹疾病纒纒骨
立而過諸所度者之門則數千人者一旦去之盡已
呂子失意悵然而歸偃息河濱樹下雲房子化身一
叟過而訊之呂子語以故叟曰吾非若笑比時老且
衰百念俱灰自矢可身相許矣願依子終身可乎呂

喜晚得叟卽許諾負之渡河以歸至河中始悟其爲
師驚訝曰嘻師惟度我我惟度師耶

亂撞鐘

一招捉中畜犬百十數東西闐若輪豢之以鳴鐘爲
號每東鐘鳴則犬就食東西鐘鳴則犬就食西習以
爲常一日諸小僧計戲羣犬初東廡鐘鳴羣犬將之
東西廡鐘忽鳴羣犬羣然反西未至東鐘復鳴羣犬
又欲之東而西鐘又鳴羣犬又錯愕而西顧已而東
西兩鐘襍然齊鳴羣犬徬徨墀中竟莫知所之仲子

顧謂二三友曰試爲大謀若何而可諸友未解浮光
官子曰大能一反思昨參東今應參西昨參西今應
參東自不暇替于鐘聲矣仲子曰否否官子默然良
久忽噤曰吾謀本是子故亂撞鐘也師領之

假物

海之渚有海鏡焉其腹虛洞無臘惟中藏蟹子小如
黃豆而螯其足海鏡饑則蟹出拾食蟹飽而鏡亦飽
武迫之火則蟹出離腸腹而海鏡立斃矣彼其所爲
斃者以所假在外不在內故也水母者亦出海中脰

渾凝然而絕無眼常有數蝦寄蹲腹下代爲之耶蝦
行而行蝦止而止一日波蕩蝦離而水母竟躓死泥
沙彼其所爲躓者以所假在物不在已故也

假托

南海之濱有跽市焉魁暴背海隅邊幅廣修不知幾
百里也居民眇爲石洲漸創茅茨鱗列成市亦不知
何時也異時有穴其肩爲鐵冶者天旱火熾鬣不勝
熱怒而移去沒者凡數千家東海之濱有蜃鬪焉蜃
居海中吐氣則結成城墉樓臺人馬五色縹緲出煙

霧之高鳥倦飛就棲輒墮氣中竟以溺死

燈炬

淮北蜂毒尾能殺人江南蟹雄螯堪敵虎然取蜂子者不論闕而捕蟹者未聞血指也蜂竊于土或木石人蹤跡得其處則夜持烈炬臨之蜂空羣赴焰盡殪然後連房剝取蟹處蒲葦開張一燈水滸莫不郭索而來悉可俯拾云

知進

福海有魚曰馬嘉銀膚燕尾鬚用火熏之可致遊鱗

淵潛不可捕春夏孔子則隨潮出波上漁者用此時
簾而取之簾爲數目廣袤數十尋兩舟引張之繩以
鐵下垂水底魚過者必鑽觸求進愈觸愈怒觸愈則
頰張頰鉤若鎮岐者不可脫向使觸網而能退卻則
悠然逝矣知進不知退用罹烹醢之酷悲夫

故犯

有獸曰猩猩人面能言笑出蜀封溪山或曰交趾血
以赭鬪色終始不渝嗜酒喜屨人以所耆陳野外而
聯絡之伏伺其旁猩猩見之知爲餌已遂斥罵其人

姓名若祖父姓名又且相戒毋墮奴輩計中携儔唾
鳥而去去後復顧因相謂曰盍試嘗之既而染指知
味則冥然忘夙戒相與濡濡徑醉相喜笑取履加足
伏發牲往顛連頓仆掩羣無遺嗚呼明知之而故犯
之其愚又甚矣

顧惜

孔雀雄者毛尾金翠殊非設色者彷彿也性故妬難
馴久見童男女著錦綺必起啄之山棲時先擇處貯
尾然後置身大雨尾濕羅者且至猶珍顧不復露舉

卒爲所擒又山鷲亦愛重其尾終日映水目眩輒溺
翟雉長尾適雨雪惜其尾棲樹杪上不下食以至餓
死

出頭

有僧居常誦經不輟其徒遊方參悟歸思度其師一
日指標閒蠅曰此不向寥廓奮飛而日涓涓然鑽此
故紙安能出頭其師乃有省

雜纂三續

欵 黃允交

季義山浪子以巷談寓滑稽王君玉蘇子瞻各傲
之遂成風流雅謔後有續者不免畫足寧復遺珠
徒爲大雅罪人未必能博好談士一軒渠也壬子
下第出白門車中識

必不來

貧士請貴要

子弟窮後邀幫閒

父母召訓驕兒

衙官提勢豪

冷曹結客

殺風景

鼓吹遊山

聽歌說家務

松林作厠

對名姬罵坐

名山壁上題詩

不如不解

袖子稱詩

閩人識字

奴善作文

武將清譚

讀書人精刀筆

難理會

坊妓私譚

村巫作神語

謬漢做文章

勸不得

醉人唱曲

妬妻罵妾

鍊爐火

講道學

老人說遠年事

愛小便宜

俗漢作詩

難忘

游過好山水

良友箴規

寵婢爲妻所遣

情人語

困阨時受人憐

不祥

呪罵天地祖先

日晏高眠

遮護子孫過失

奴僕放談

笑人家儉吝

聽姐女傲尊長

能纂三續

八

二

開口說呪誓

嬾女好遊談

女人口出是非

子弟好用機詐

與無賴往還

難久留

愛賭人手中錢

敗子肥田

無錢官居美任

雨中花

老年娶少艾

京中下第秀才

有妬妻畜醜婢

學不得

好音聲

膂力

美姿貌

多子

不識羞

未足信

公人說行止話 自稱圍棋高手 婿願從良

假託熟說同心話 子弟向父兄言勤學

道學人講天理 游客雌黃人物 欲爲夫納妾

邊官誇說謀略

不可過

賭博被禁 好飲人無酒 浪子乏纏頭

蕩姬受檢束

暗歡喜

掘地得藏金

貪人受重賄

理學人遷美官

拐兒賺癡人得手

新婦見郎君貌美

阻興

賞花無沽酒處

村客闖席

佳期發疝

陞頓歡喜

乞兒見橫財

貧人得富妻

離亂後逢骨肉

多年致政忽起用

得人憐

作家妻妾

孝順兒

嬾人不長舌

小兒不嫌粗糙 子弟好交長者

可惜

好天資不讀書 名書畫入村手 作詩贈俗人

清官罷政 好試文曳白 聰俊兒郎不自

愛 有學人弄筆頭

悶損人

客途久雨 遇村老訴家務 急歸阻風

陪俗士久譚

惡模樣

村漢着新衣

和尚發怒

妬妻罵婢

誚吏謁上司

學市井聲態

這回得自在

嬾奴被逐

州縣轉京職

邊軍遇赦

妾值妬妻亡

遲滯

貴人見客

小兒進學堂

遣愛婢

新婚遠別

清官陞轉

富貴相

晚妝

記門簿

姪子寶釵

後庭絃索聲

院內奚奴調馬

古董客侯門

巨耐

無情妓

僕做主人

播美親朋骨肉就中取利

庸人彈射文章

敗軍奏捷

少道理

俗僧說法

醉漢教誨人

將軍掉書袋

縱子弟游閒

冷淡

三家村賽社

草廩開糧

廣文先生陞堂

借大會親

初學人作賦

無憑據

田夫講故事

試揚中更鼓

村巫符呪

效家年紀

方士自稱百歲

塞上叙軍功

不相稱

重服扶妓

佛院養雞豚

僧子吃齋

皂快不喝叱

措大鬪雞走狗

武將戒殺生

秀才出入公門

佯不會

新嬾推酒

坊伎減儉

尊長問卑幼歌唱

旁不忿

豪家白占妻田 好官被劾

看雜劇邪人害正

謬漢譏駁好詩文

看唆弄癡人作過

怕人知

僧道走狹邪路 客路帶重貲 蓄違禁物

舉子通關節 有私夫

不嫌

貪人得薄賂

窮漢娶再醮娘

淹滯措大中末榜

強陪奉

妓伴老翁

村漢見貴親

病夫請客

老娶少妻

不圖好

罷任與上司放對

失節婦再嫁

革退吏胥發本官贖私

嫖蕩後打蓮花落

說不得

同官揆去賍物 僧被行童對傳 買字眼着賺

在任吃劫 講學人遭妻毆

說不得

向牙郎說物價 妄誕措大遇主司

正人前滿脫空話 嚴明官聽訟

對老伎使乖

諱不得

陰瘡出面 不愛好兒郎

易圖課

貧家婢僕

俗客古書畫

下傳財物

敗于田園

沒意頭

與俗人論詞賦、向再醮嬾談貞烈事

對落第舉子誇新郎君

重難

暑月登樓飲酒 破船遭風 濁音人唱無板腔

隆冬落水 醜妻奇妬 獨子不孝

失意後遇負心人

必不得

索堅人酒食

儂寒措大假貸

窮書生乞富家婚

不快意

負病賞花

佳會主人欠踴躍

中秋月淡

不達時宜

借書籍不還

強評前輩文字

闖妓席

書生禦

對人家子弟說淫艷事

索不相知酒食

與無賴人辯曲直

邀落解秀才看迎舉人

惡詩畫強汗人扇

不識羞

單說富貴往還

開口脫空

高自稱許

慣使小機術

剽竊詩文

逢人數子弟罪過

倚親族貴勢凌人

虛度

少年不讀書

月夜高眠

好山水不遊賞

妾遇主母妬

蕩子娘

不忍聞

屠門宰殺聲

雨夜啼鵓

邊城報敗

孤兒哭父

老人聽蒿里歌

酷吏拷掠聲

下第後唱渭城

惡少迷淫褻語

改不得

內相嬾人形

見人便詆譭

好市井詭譎

不肯說真話

美刀筆

喜賄賂

快意

平城走駿馬

飽帆張風

花時人送酒

雜纂三續

八

九

年少兒子及第

勝地豪吟

美妾賢妻

聽人說神仙俠烈

乘勝逐